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京本通俗小说》辨疑

《西游记》典型人物论

王熙凤杂话

王实甫《西厢记》反封建主题的发展和深化

《西厢记》与《西厢记》的比较研究

《西游记》第九回研究

天花藏主人及其才子佳人小说

《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

苏兴/著

苏铁戈 苏银戈 苏壮歌/选编

蘇興學術文選

苏轼与小说

浅谈《夜雨秋灯录》与《三言》

“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与演变

《西游记》第七回研究

《三国演义》识小

《西游补》的作者及其写作时间考辨

以白居易、元稹为核心的中唐小说集团述论

明清小说发展历史的变迁

论史传文学在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中的地位

启功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兴学术文选/苏兴著;苏铁戈,苏银戈,苏壮歌选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325-5790-5

I. ①苏... II. ①苏... ②苏... ③苏... ④苏...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155 号

苏兴学术文选

苏 兴 著

苏铁戈 苏银戈 苏壮歌 选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96,000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790-5

I·2286 定价: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

前 言

岁月匆匆而过,先生已去十载。

时时思念往昔,音容笑貌常在。

适值先生谢世十年之际,其硕士生倡议选编先生的学术论文,发扬先生的学术精神,借此纪念先生。先生虽算不上大学者,但也是海内外著名的学科专家,其手泽传世百五十余万言。不佞遂受命,于先生众多学术文章中萃取一十七篇,率皆曾公开发表过的,出于如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自先生公开发表首篇学术论文始,大致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选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先生过世前九十年代初这期间文章数篇,另外又选了其逝世后,经我整理发表的遗作数篇,共二十七万余字;二是从这十几篇论文,可概见先生一生治中国古典文学的多方面成就。其中包括了学术争鸣、典籍辨伪、微观考证、宏观论述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变迁等,基本上反映了先生的学术建树。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生涯,矻矻以求,上下求索,不遗余力,硕果累累,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借此文选的编辑出版,用以缅怀先生,激励后学可矣。不佞忝担编选之任,不敢怠懈,仅交代始末如上述也。在校理中,先生长孙羽羊亦参与是役。岁在甲申七月杪,次子铁戈识诸长春寓所之无陋室中。

序

苏兴治学谨严,思维活跃,论辩时思路明晰,逻辑坚实,凡与他交接过的学人都对他论学的这些特征留有深刻的印象。它的论著不算太多,但篇篇都理据扎实,又且表述精警,能发前人未发之覆而具有说服力。我特别要举出他对所谓《京本通俗小说》辨伪的系列论著,以翔实材料断定缪荃孙的作伪,为学术界解破了一代疑案。

缪荃孙挟其学术,特别是藏书丰富的盛名,炮制了一本所谓“影元写本”的《京本通俗小说》,一时震动学术界,数十年为古小说界所重视。虽然曾有郑振铎、孙楷第等精研古代小说的学者提出过一些疑点,海外和台湾学者也继而对此书表示怀疑,但都不敢全盘否定。苏兴却陈举大量本证和旁证,揭穿了缪荃孙伪造此书的路数,并进而断定根本就不曾有过《京本通俗小说》这样一本书,全是缪荃孙根据冯梦龙“三言”中的宋元篇目,改头换面而成。苏兴的这一系列辨伪文字,为学术界了结了一大公案。

我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文物》杂志上读苏兴的《〈京本通俗小说〉辨疑》一文才知道其人的。因此,八十年代初在淮安参加《西游记》学术讨论会上初晤时,便如逢故人。古人所谓“倾盖如旧”,信然信然。

在那次会议上,我和他意见一致的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著作权不应轻易否定。因为当时国内和日本的学者多人,撰文以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列举的理由貌似言之有理,但这些理由都经不起推敲。苏兴不仅在会上陈述了意见,并且撰写了《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力主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不能轻率否定。为此,他也先后写了关于吴承恩和《西游记》的系列论文,陆续在报刊发表,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两次应杨公骥教授之邀,到东北师范大学为他的研究生讲课,得以就近和苏兴晤对倾谈。他的《〈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一书,就是在我的怂恿下编成而由我带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此书销售虽不广,但我接触的日本、美国、法国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汉学家都很赞赏它。

我和苏兴的有限交往全是学术性的。除学术之外,对他的为人说不出什么来。今年是他弃世十周年,除了惋惜他的早逝,不能为中国学术界作更多的贡献外,私心希望读书界珍视他已作出的成绩。他的哲嗣和弟子们在他逝世十周年之际为他筹刊纪念文集,使他的论文不至于湮没,我深表赞赏和感激。苏兄的哲嗣铁戈君启囑序于我,故写出鄙见如上。

2004年8月,上海

目 录

前言	苏铁戈 (1)
序	何满子 (1)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1)
《京本通俗小说》辨疑	(15)
《西游记》典型人物论	(23)
王熙凤杂话	(69)
王实甫杂剧《西厢记》反封建主题的发展和深化	
——杂剧《西厢记》与诸宫调《西厢记》的比较研究	(86)
《西游记》第九回问题	(105)
天花藏主人及其才子佳人小说	(116)
《玉娇丽(李)》的猜想与推衍	(151)
苏轼与小说	(174)
浅谈《夜雨秋灯录》与“三言”	(186)
“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与演变	(195)
《西游记》第七回研究	(205)
《三国志演义》识小	(221)
《西游补》的作者及写作时间考辨	(236)
以白居易、元稹为核心的中唐小说集团述论	(292)

苏兴学术文选

明清小说发展历史的变迁	(317)
论史传文学在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中的地位	(333)
苏兴先生学术年表	(356)
怀念苏兴先生	程毅中 (373)
忆苏兴	
——一个编辑对作者的思念	林 辰 (376)
回忆苏兴老师	薛洪勳 (379)
永久的纪念	李伟实 (383)
苏兴先生的性格和学风	吴圣昔 (387)
苏兴先生的学术生涯	苏铁戈 苏银戈 苏壮歌 (391)
后记	(401)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的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上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索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也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在今天桃园三结义的形象已经不如往年那样神气了。我们可以预言曹操的粉脸也会逐渐被人民翻案的。今天不是已经在开始翻案了吗?^①

翦伯赞同志不仅要替历史人物曹操恢复名誉,还要替《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恢复名誉:

从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的歪曲历史,贬斥曹操。^②

自从郭沫若、翦伯赞二位同志这样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之后,还有一些人发表了类似的言论,都是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曹操抱屈、喊冤,要替他翻案,替他恢复名誉。我看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或恢复名誉是可以的,如果是翻得、恢复得恰如其分的话;但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文学作品中艺术典型的曹操是翻不了案,也恢复不了名誉的,也没有这个必要。

假如做历史的考察,那么《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之前,事实是说曹操坏话的人多,说曹操好话的人少(按有文字记载的作统计)。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自己时代的好恶(主要不是个人好恶,个人好恶是受时代好恶制约的)评价了曹操,质实说起来没有一个人不是受封建正统观念支配,几百年甚至千年前的人有谁能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呢?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代的这个人从封建正统观点出发说曹操好话,那个时代的那个人也从封建正统观点出发却说曹操坏话,是什么原因,又有什么意义?

陈寿是夸赞曹操的,说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③,司马光是把正统给了曹魏了的,这都是说曹操好话的主要证据。张鲁说“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的话和唐玄宗小字阿瞞作为证明张鲁和唐玄宗是尊崇曹操的,可靠性就有疑问了;而至于说李世

民(唐太宗)在《祭魏太祖文》中颂扬曹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罗汝才号曹操王是敬仰曹操,只可以当笑话听了^④。

正像郭沫若同志为了替曹操翻案尽引有利于曹操是好人的证据一样,我为了说明认为曹操不好是有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并有着鲜明的时代好恶印迹,不免要多引一些利于自己论点的例证。

东晋习凿齿的《汉春秋》是尊刘抑曹的,刘宋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尽量搜集了曹操的恶行(《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到的曹操恶行大都根据裴注,许多记载是陈传没有的),而范曄写《后汉书》提到曹操时则观点正好和陈寿对立^⑤。唐代盛时的杜甫(小字阿瞒的唐玄宗的臣下)对曹操无恶语,对刘备、诸葛亮则仰瞻低徊,歌咏赞叹不遗余力,及至到了晚唐,罗隐、胡曾一些诗人们对曹操就不客气了。北宋苏东坡说曹操是小人,刘备是君子,南宋的朱熹、陆游、王十朋……对曹操都只有贬斥,对蜀汉则推崇备至。一直到元,诗人斥曹操为奸雄成为时代风尚。元以后的历史学家、文学家能说两句对曹操有利的话的恐怕真是凤毛麟角了。——上边所引是文人(包括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观点,下边再从不登大雅之堂的元及以前的小说、戏曲中看一看曹操被写成了什么样子。

不用说北宋时代说话人口中的曹操不会好,否则里巷小儿都不会答应(《东坡志林》);至治新刊《三国志平话》无论如何是罗贯中以前有关三国的小说了,它主要是描写刘备阵营,写到曹操则颇不礼貌,竟说他在生前就杀了献帝太子,逼献帝禅于曹丕,并说曹操造铜雀宫,选天下美色妇人,每日作乐;蔡琰和番回来被曹操收到宫中……至于元代杂剧,从大剧作家关汉卿,名剧作家高文秀、郑德辉到一些无名氏剧作家,所写到的曹操是:前期与刘备联合时无贬词,甚至还奖赞两句,后期与刘备为敌时就是“日服鸩

酒千条计，夜卧九枕有谁同”^⑥的坏蛋了。——对前期的曹操无贬词，对后期的曹操加恶语，这是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一致的。

通过前述对曹操评价的历史发展过程——好、坏两方面的介绍，可以看出什么问题呢？

第一，封建正统观念是封建社会时代任何一个人（包括政治家、历史家、文学家、民间艺人）摆脱不了的，只是时代不同，某个时代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人们便有不同的宗仰罢了。晋续魏业不必说它了；宋太祖赵匡胤所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不是也有些和曹魏之代汉相似吗？于是陈寿、司马光等历史学家理当以曹魏为正统，夸奖一下魏武的雄才大略。所以，以曹魏为正统不过也是封建正统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它并不比尊蜀汉为正统高明到哪里去。东晋、刘宋、晚唐、南宋、元等时代许多人们尊刘抑曹，作为时代心理状态其实是和陈寿、司马光相同的。“古为今用”这个词过去时代的人们可能不熟悉，可是他们在解释历史现象时谁还不是“古为今用”，还不是“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装”，来“赞美新的斗争”（马克思）^⑦？为古而古，为历史而历史者今天不能有或不应有，过去时代事实上也没有，政治上的托古改制，文学艺术上的复古运动，道德上的法古等等，哪一个不是有着现实的目的？岂独历史学家写历史教科书，文学家做艺术上的反映是这样呢？东晋、刘宋、晚唐、南宋、元等时代一些人宣扬蜀汉是正统，若说没有为自己所处朝代辩护的目的，并有的有着反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之渗透，是不会令人相信的。如果承认这点，何必要对罗贯中多加责备呢？封建正统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具体的历史内容，南宋和元代的人们，不管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文人还是人民群众，坚持蜀汉为正统的“封建正统观念”，我看是不必苛责，也不能苛责。因此，曹操受点委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

第二,许多人所以贬斥曹操还有一个原因,即不直其为人,有的怪他无缘无故的杀戮。裴松之搜集的材料大多是这两类,苏轼也是从所谓小人角度否定了曹操。罗贯中很大程度也是如此,譬如写曹操杀吕伯奢后,曹操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作者评论说:“曹操说出这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⑧不能设想,人们会对曾有许多不道德行为(尽管这还是以封建道德观点做标准来衡量)并且奸诈多端的曹操,会对杀戮较多的曹操给以赞美!和曹操作对照的刘备在这些方面显然与曹操不同,不用说刘备在杀人能力上算是输给曹操了的,在为人上就连陈寿也不能隐讳两人的差别,他说曹操“揽申韩之法术”^⑨,而刘备则“弘毅宽厚”^⑩。请想:封建时代不可能具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人们品评历史人物时,从个人品质着眼,取宽厚而鄙奸诈,从而拥刘备抑曹操,这是理之常,毫不奇怪。司马迁也是很大程度从个人品质着眼颂扬了项羽而嘲笑了刘邦,虽然这是不太合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可是任何人不应因此责怪司马迁。在阶级社会确是只有阶级的道德,剥削者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它自己的道德准则,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在封建社会主要是农民)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正直、宽厚和奸诈、残忍作为对立的道德准则,不好说前者是反映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而后者却是反映着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意识吧!恐怕倒是恰恰相反。所以,司马迁、罗贯中——杰出的历史学家、杰出的文学家——正是表达着人民群众的意愿,反映着人民群众的爱憎,他们是拿着人民群众衡量道德的标尺的。君不见唐代反映十足市民观点的《捉季布传文》(《季布骂阵》),竟大力歌颂狡诈多端丝毫无信实可言的季布吗?在市民的意识中,认为只要对个人有利,不管什么欺骗、谎言等等都是最道德的。

第三,也可以说罗贯中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最高愿望、要求,

而在今天看起来就太可笑了,那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统治者,不希望有一个坏的统治者。在元末明初的人们观念里,刘备应该是一个好的统治者,曹操恰恰相反,选择刘备,摒弃曹操,就是反映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态度,甚至是他们对现实的抗议(元末的统治者是坏的统治者)。在封建制度还比较巩固的时代,人们的思想不能超越时代而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必然的,我们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都承认这点,不必多说。要说的是:不仅罗贯中是反映着当代人民的这种要求、选择,宋元以来小说、戏曲中的尊刘抑曹大多要有这样的内容,它们和封建文人只看谁血管里流的是“龙”血便定谁为正统是有差别的。

由前述可知,把“歪曲”曹操的罪名都放在罗贯中身上该有多么不公平!罗贯中在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不能不受到前代传统观念的制约和时代思想情绪的支配。而且不应不注意到的是,三百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三国演义》是经过清初毛宗岗修订过的本子,解放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本乃是以毛宗岗本做底本,所以人们一提《三国演义》“歪曲”曹操,总是以毛宗岗修订过的本子为准,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毛宗岗比罗贯中更不爱曹操,他把曹操写得更坏了,把罗贯中似乎还夸奖曹操的地方删掉,把罗贯中没写到的曹操坏事增补上,于是毛本的曹操比罗贯中原本的曹操更加坏,更加奸了。现在摘引两段具体的例证说明之(所谓罗原本即一般认为最接近原本的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毛本甚多,作家出版社新版本也属毛本),先引弘治本有而毛宗岗本删掉的例子:

张梁、张宝引败残军士,夺路而走。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

孟德，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操曾祖曹节，字元伟，仁慈宽厚。有邻人失去一猪，与节家猪相类，登门认之，节不与争，使驱之去。后二日，失去之猪自归，主人大惭，送还节，再拜伏罪，节笑而纳之。其人宽厚如此。节生四子，第四子名腾，字季兴，桓帝朝为中常侍，后封费亭侯。养子曹嵩，原是夏侯氏子，过房与曹腾为子，因此姓曹。嵩为人忠孝纯雅，官拜司隶校尉，灵帝拜为大司农，迁大鸿胪。嵩生操，小字阿瞞。（重点号为删掉者）^⑩

次举毛宗岗增添的例子：

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又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中，每日设宴必令女伎奏乐上食。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重点号为增添者）^⑪

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样的例子不只一两处，这就说明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曹操的“谤书”可要分清楚，不能拿毛宗岗修改本当罗贯中本使用，叫罗贯中平白背黑锅。毛宗岗本有它的长处，可是它对曹操确实不利，清初人们大约对曹操的印象更加不好了，也许毛宗岗本人封建正统思想更深，不论怎样，罗贯中之写曹操可能还客观一些，就是说作为艺术典型可能更丰满一些（本文后边对曹操这个典型还将作约略的分析）。

然而，罗贯中写的曹操也确实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他毕竟在前人否定曹操的基础上艺术的塑造了一个“奸雄”的典型。文学艺术中的曹操如此，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曹操又如彼，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又冒历史小说之名写了大部分历史之实，这是不是就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了呢？且看郭沫若同志过去写历史剧时论述的有关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吧：

写历史剧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

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的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⑬

写剧本不是考古或研究历史,我只是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而已,和史实是尽可以有出入的。这种办法,在我们元代以来的剧曲家固早已采用,在外国如莎士比亚,如席勒,如歌德,也都在采用着。中国的史学家们往往以其史学的立场来指斥史剧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学和艺术混同了。^⑭

写张仪多半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把他写得相当坏,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本剧中他最吃亏,为了裡祀屈原,自不得不把他来做牺牲品。假使是站在史学家的立场来说话的时候,张仪对于中国的统一倒是有功劳的人。^⑮

我写这剧本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这次改版,我把剧本又整个修改了一遍,把过分毁蔑秦始皇的地方删改了。秦始皇是一位通权变、好女色的雄猜天子,我看是没有问题的。^⑯

我同意对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的这样提法、看法,对于郭沫若同志违反史实那样处理张仪和秦始皇(修改前影射蒋介石的秦始皇)也认为是可以的。历史真实性不等于史实,站在史学家立场指责艺术作品违反史实,这本身就不科学,谁会相信站在史学家立场指责莎士比亚塑造的哈梦雷特与十一世纪丹麦历史家萨克索所写《丹麦史》中的丹麦王子阿姆雷特不一致,因而是违反历史真实这态度是严肃的呢?所谓历史真实性不正是如郭沫若同志所说“把握历史精神”吗?我们中国的戏曲家确实也是这样实践了的,如关汉卿、马致远以及明清一些戏曲家都有“把握历史精神”(当然他们不懂得这样的理论)而写成的历史剧。奇怪的是郭沫若同志过去站在文学艺术家立场反对史学家的无理要求,而今天却站在史学家立场无理的要求起六百多年前的罗贯中来

了(翦伯赞同志因为就是史学家,所以倒不必苛求)。

过去时代的作家在以历史事件、以历史人物作为艺术素材时,由于对古人古事不像对今人今事(作者时代的今人今事)那样的诚敬,所以像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和概括现实中的人物,并不一定顾及事件或人物原型而有广阔的创作自由一样,作家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尤其重要的是对自己时代的理解去概括历史和塑造典型。这就使得过去时代任何以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戏剧、小说、诗歌甚至绘画、雕塑等等),都体现着作者时代的精神面貌。拉斐尔的圣母像正因为她不是“圣母”,而是拉斐尔时代的女性才获得艺术上的崇高地位。因此我们看待《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否有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唯一标准是看作家塑造的是不是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一种典型,典型化的程度如何。是典型,典型化的程度高,则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就越高;否则,如像清代以前一些不成功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剧,尽管所写的事件和人物都合乎史实,所写的曹操合乎历史人物曹操原来的样子,只因不能构成典型,典型化的程度低,那么也要说它的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很差。

罗贯中没有把曹操写成一个白脸,或者粉脸,或者小丑。正像历史上曹操同时代的许劭评价曹操那样,罗贯中写的曹操既是能臣又是奸雄,而历史条件促使曹操只能往奸雄道路上发展。奸雄者,非大白脸、粉脸、小丑之谓也,奸是说他诡诈不正,行为邪僻;雄是说他有权有谋。在中国文学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典型被创造成功如曹操的,赵高(《东周列国志》)、王莽(《东汉演义》)、潘仁美(《杨家将》)、秦桧(《精忠岳传》)……只能是董卓类的人物典型,与曹操不是同类的典型,有的真是白脸、小丑。

罗贯中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曹操写得坏,曹操一出场作者就说“闪出一个好英雄”^⑩。是的,曹操果然是一个好英雄,对何进、王

允等懦夫两次大笑,出大主意,办大事情,谈大道理,作者不是否定曹操而是肯定曹操,及至曹操说出“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作者才评他“教万代人骂”,而开始写他奸的一面。只有毛宗岗在作者写曹操堂堂正正的行为和话语下边加以歪批:“好权变,的是奸雄”,“奸雄眼色逼人”,“偏是奸雄会说道学话”^⑧。从这可以看出,作者现实主义的写出曹操之成为奸雄,是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和他个人性格综合的产物,这样的人在封建社会的“治世”(譬如在汉初文景或武帝时代)能够是能臣,某种机遇凑合也可能成为所谓忠臣。

曹操发檄诸侯共同讨董卓正式进入群雄角逐的漩涡后,作者仍是从多方面写曹操,并没简单的只写他奸。

作为个人品质,作者不仅写他是最最自我中心者,更多次写他的荒纵。他在宛城找妓女,与张绣婢母姘居,攻打江南的一个目的是要娶二乔,晚年在铜雀台与侍妾淫乐——这一些虽然不是作者主要的笔墨,是点染曹操不正派的一个侧面,但与刘备对比是有意义的。虽然作者并不反对一夫多妻,然而却否定像曹操那样的荒唐。本来作者如果爱曹操的话,倒可以把这些描写成“美人自古属英雄”的,可惜,作者对后期的曹操是憎恶多于喜爱了。

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个人的好感自然也要和集团利益结合起来,这在刘备也不例外,诸葛亮就更是如此。曹操的特点是他集中了两面派之大成,有时残虐到极点,有时又大方到极点。而这又和个人贪婪的权欲紧密结合在一起。曹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自己(也是集团)有用的就是敌人也拍肩膀,称兄道弟,企图拉过来;无用的就是曾忠于自己的人也会因小事触怒而被杀掉,再没有比拉拢关羽和杀杨修更能雄辩地说明问题了。然而请看曹操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吧,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是说看一个统治者的功过,主要看他对人民的态度,对人民是否有利